

任縣志卷之二

建置

城池

公署

學宮

壇廟

官舍

橋梁

城池

邑城周五里五步高三丈基闊四丈頂闊二丈外皮基瑩以石上砌以磚內皮築以三合土門三東曰鞏固西曰金湯北曰鎖鑰各建樓其上城隅建礮臺內依各門之右鋪馬道設門欄而城之制備周城浚隍闊三丈深半之引達活水注其中水繞三門橋跨其上而隍之制備雖雄闊壯麗不及郡城而在順德屬邑則諸城之冠也

城舊係土垣創自元至大間明景泰五年知縣劉譽成化中知

縣熊宗德弘治中知縣韓濂俱重修嘉靖二十一年知縣曾守
成更葺之高廣倍昔萬歷元年知縣袁失名闢南門四十四年署
縣事通判凌子任復塞之崇禎十三年知縣盧時昇以土垣難
資守禦盡易以磚建敵樓三礮臺二十四邏鋪稱是

國朝順治四年知縣杜天成重修計三百八十丈康熙七年大
水壞西城八十五丈八年知縣季芷重修自是迄同治初元閱
百八十餘年無修城之役樓堞傾毀磚土崩隕幾復成土垣之
舊二年知縣張光藻普事重修工堅料實後因款絀惟女牆尙
用土坯光緒二十六年知縣江南金悉易女牆以磚復修壞補
缺遂成今日之觀今惟內皮灰土爲霖雨所衝稍有剝蝕餘皆

堅壯如故也
附記
同治二年修城記
民知縣張光藻撰
可守語將云

何守以保大河以碑北原野曠八險予扼民所恃於城使不修可守語將云
閱城見雉堞無存門外而予民任邑受後循例非
陴有顛躓之危缺口成省入教匪蓋斯城自明內而土垣崩頽廢不登
修迄今二百年矣東省入教匪蓋斯城自明內而土垣崩頽廢不登
存慮其竊發也乃工東省入教匪蓋斯城自明內而土垣崩頽廢不登
以修城為要方集紳士商周巡募勇練預為邊防顧猶是
屢議不堵築無何降匪錫珠等糾眾復竄乃直境緝勢甚
張予急堵築無何降匪錫珠等糾眾復竄乃直境緝勢甚
要興工於二年前守禦設計先興工於內城富商賈分廉別勸捐得錢數
千緡遂於二月正月設局興工於內城富商賈分廉別勸捐得錢數
永順紳民數十人分司其事勸捐廉賈分廉別勸捐得錢數
十餘日賊騎萬餘由雞澤竄至東縣南村及其鄉民咸前鋒直趨東關二
上六日賊騎萬餘由雞澤竄至東縣南村及其鄉民咸前鋒直趨東關二
河犯倉猝入閭遭賊蹂躪無自糧是鄉婦傷亡以及被擄渡城
入城者繼而鄉閭遭賊蹂躪無自糧是鄉婦傷亡以及被擄渡城
者數百前此議及修城咸以無恙與鄉事至是鄉民傷亡以及被擄渡城
為安矣前此議及修城咸以無恙與鄉事至是鄉民傷亡以及被擄渡城

卷之二

是外興易二利工局修事厚篆珉城無不和失聘事
 遂邀集四鄉紳士勸令捐資修築城牆
 請照差徭例築土添造城樓更製門扉於無
 工以外三數十得原估城工役也費集四鄉
 濠至捐年請一於國將不請工始竣是出者
 之捐久資者帑樂輸不俱獎於公之誼可謂
 既任民皆共是為將勞兼何邑有非徐孝成
 董竣予主其以樂輸不俱獎於公之誼可謂
 否殆未可傷財尤事念予而此三商民捐助
 與否未可傷財尤事念予而此三商民捐助
 類皆勞民未可傷財尤事念予而此三商民
 而予所為民未可傷財尤事念予而此三商
 所予為民未可傷財尤事念予而此三商
 有垂永在局紳董及於其捐戶姓名自去應
 以所垂永在局紳董及於其捐戶姓名自去
 珉篆以垂永在局紳董及於其捐戶姓名自
 城記教諭王潤用特董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無不張公翰泉復時修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不和張公翰泉復時修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失和張公翰泉復時修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聘和張公翰泉復時修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事和張公翰泉復時修叙及於其捐戶姓名

月歲事計重修城垣八百餘丈新添女牆九百餘堵復於城隅
增建礮臺資守望也馬道悉閑以門防奸宄也其餘樓閣當
咸修補完善備不虞也城既成民身有衛而民心遂安故當
畿戒嚴警報日輻湊轉加工商輟業行旅戒途任邑獨耕織依
盜賊不作商賈其福想當於前實得興大工於師旅饑饉之
有資難食其易起乃修城之議甫定而物料全集工匠爭
宜費年可食其福想當於前實得興大工於師旅饑饉之
來需灰磚及土功百餘萬初役編戶一馬調閱里之夫紳耆
至萬四千有奇而商賈樂輸爭先恐後與一役至募年之久
皆枵腹從事財用務涓滴歸公始與終如一非任人之好義烏
能若此哉不佞監竿其顛末於右

隍水上流自西留村南引達活泉水東流行六里至西郭外入
城濠分一支入西城水門東流環學宮而北從北城水門出復
注城濠渠始浚不知何年歲久湮塞明嘉靖三十九年知縣孫
榮先重浚之自是無大工役不過隨時挑挖而已附嘉靖三十

九年重濬蔡渠記

東邑人李景萃撰略云而蔡水發源達活泉稍

西郭昔於此醴為二支一金南合環城為濠一宮向東折而

北又折而西凡百武部後舊有臺六亭武宮許皆流折而

焉復折而北始穿城而後與濠合東走二里許乃為湖

此蔡水經流之大都也初灌城為渠歲月無復可考為諸

火備中惑於未及壞時民疏濬功下流遂壅於此且復為積

興廢其利害固較然可觀也嘉靖己未汾澳之役歲為民累渠之

乃問記於余夫役古人所重故畚鍤之興必因民所欲治之以

負道雖信不使也今畿輔之民力並絀矣譬之征夫未弛擔以

固勤吾石乎茲於未浹旬間而復辦十已廢之必艱然怒矧足

事於九月壬辰訖功於十月丁酉計役丁夫三百人始使之手既信

聞所以司蔡水之啟閉者也在西留村西南曰護城閘在關外

曰通順開乾隆五十四年嘉慶二十三年俱重修

橋跨蔡渠之上在城內者七一曰會民在縣治前稍西曰廣便

稍東曰運儲再東曰儒林又東曰玉石在學宮前城內橋工此

其最鉅者也在興賢街者曰清源曰興賢在城關者五東門外

橋一曰朝陽西門外橋二南曰通順北曰通濟北門外橋二曰

迎恩稍北曰大石附修嘉靖八年新建廣便橋記邑人謝旻撰

乎度弗利乎民乘乎時謂之妄則侈民弗便焉君事弗為也中乎度矣利於民矣時可為而先謂之慢慢則廢民殆病焉君子弗已也橋梁者王政之所發於邢之達活泉流經於居九邑之中實為衝要城中河城之學宮察院縣治迤東此轉折北出與澧滄會通舟楫於河陽總舖前舊有木橋以府館馬廠倉廩總舖馬神祠均位於河陽總舖前舊有木橋以通往來歲久朽敝官民咸病焉侯劉君視而弗安乃會集民而諭之曰橋梁有司事也壞而弗治於民為病於職為曠方

卷之二

今秋成可用民力蓋易以石為一勞逸之計者民周文德乎等
 咸應之曰橋改建實必資民既財力之憂可董非樂助取
 當自為之弊未若官府興作之省且易邑之成於九年二月
 漁延緩之未若官府興作之省且易邑之成於九年二月
 石於山鍛鐵於冶經始於嘉靖八年十月朔落成於九年二月
 既望體勢宏而整制度甚堅且橋廣矣衆請叙其顛末並名其
 橋曰馬廠雲錦之便於馬神祠各得祭納於館將節總鋪前街
 則公檄遞送農末相資有祠各得祭納於館將節總鋪前街
 通則日中為一市何廣哉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國子生復陽
 民其為便也簡政平無廢也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國子生復陽
 心純行古令順侈且廢也侯名斌字朝用之便於國子生復陽
 為利於時為下非所先而煩可謂良有司矣下便於上從速
 成之便於時為下非所先而煩可謂良有司矣下便於上從速
 所當而弗逆可知然遂名之因夏小正遂月成國語亦云重
 日廣便乎僉曰導然義矣皆所煩可謂良有司矣下便於上從速
修東關石橋記
 以通城紳民之所走集商賈之田木至若築於田間者奚啻
 以通城紳民之所走集商賈之田木至若築於田間者奚啻

倍橋以石則橋於池上殆必材經久而力任者始足勝之則非
所屬獨多年久失修面傾陞陷邑人欲修之而較未適也歲乙
巳唐山令葉公黎軒兼理其事順邑人之願重修之材卸任捐
資而去邑令謝公蓉稗繼其事孟資以惠而遂鳩工為薛
旬而落成昔子產以乘輿濟人橋不修以忽者况今庶政則維
宣之建雖民力所能為要亦吏治橋所不可忽也况今庶政則維
梁凡有便於民者皆汲汲而修之野道其於整弛舉廢者正
繼此而整潔街衢如匠人之營國道易塗如紳之協力而津
未嘗息宿列井樹如野廬之治郊野其有待於整弛舉廢者正
云爾哉至善政之宜始末款目之多寡官民之豈獨記一橋工
碑陰茲無於建之始末款目之多寡官民之豈獨記一橋工
煩贅述焉

街巷 自學宮前南出者為儒林街 再南為魚市口

稍東為丁字口通東門者為朝陽街 壽有衣坊忠孝達其道解元

卷之二 五

坊 趙鳳麟寵錫坊 通西門者為拱順街 有李厚進士坊 景萃進士坊 苗澄

杜趙氏貞烈坊 通北門者為文明街 有謝旻進士坊 苗澄

都憲坊 苗氏貞節坊 通北門者為文明街 有謝旻進士坊 苗澄

霍氏貞節坊 通北門者為文明街 有謝旻進士坊 苗澄

文明街之東出者為柴貨市為張家巷為傅家巷為謝家巷

為北小街西出者為崇勝街 有李劉氏烈女坊 折而南為興賢街 有賀世祿

仕路 又折而東西橫出者為椿樹巷巷之東折而北者為馬神

廟街折而南出者為獅子口 拱順街之南出者為水坑沿街

為玉帶街 有陳原錫類坊 迤東為馬家巷為吳家巷為穿心巷 朝陽

街之南出者為夾道為馬家巷為駱家巷為霍家巷 與儒林

街南北值者為南北廳又南出而東西橫者為南新街 夾縣

署前東西橫者為多士街 有程倫拔萃坊 南出者為會民巷此正街之

支巷也 集市城內則間日一合三關則旬日一周

公署

縣署在城內西北隅會民橋之北前爲照壁爲大門爲戒坊爲宜門爲正堂堂之左右爲兩翼後爲重門爲東西門房爲二堂堂之左右爲東西花廳後爲官宅西爲帳房東爲庖廚正堂之前東西分列而南者爲吏役辦公聽差之所東爲馬號西則圉圉也其創始不知何時通志云元至大中重建舊志明弘治十二年知縣韓濂重建正堂及兩翼萬歷三十五年知縣羅文寶改譙樓爲大門崇禎七年知縣李之喬重建土地祠
國朝康熙八年知縣季芷重修寅賓館嘉慶二十五年知縣陳

略重修河神祠同治元年知縣張光藻重修正堂大門宜門十三年知縣胡承頤新建花廳其餘均經修補至光緒十五六年門堂傾敝僅存形式堂以後瓦礫數堆而已閱時無幾已頹敗

若此宣統元年知縣謝昺麟普事建修煥然改觀矣附宣統元

年建修縣署記訓導陳智撰天下當無事之時不可多事多

也庶務之張弛所視為當否也而一邑之建置亦然縣署創

始代遠難稽重修之舉則遠溯前明宏治之初近迄我朝同

治之季從事者屢矣其間稍有補苴既渺無足言工之稍大者

又或料工偷旋成旋圯故自光緒中葉以後官舍不以居

一任斯署之就湮而莫之或問是強有所為無事焉託不擾

息之名而實則鄰於廢者也可謂縣署之出於此是則有偃
不得而觀瞻之具置焉也若視爲政於是臨茲土則舊
署慨焉興歎有矣乙巳之夏以事急於此舉廢墜未可議
也撫任五載百具舉民氣和洽歲告屢豐修舉廢墜未可議

也撫任五載百具舉民氣和洽歲告屢豐修舉廢墜未可議

矣且修署之役前所卸以莫為者豈盡意存無擾哉席未煖而
官而已遷突甫黔而篆將自為之豈必自存無擾哉席未煖而
為亭每過然不除其身荒穢者乎古與人於偶爾無已者不憚其勞而
郵亭之計其政臨於地與邑相為無已者不憚其勞而
言無擾之顧其廢哉於是鳩工庀材擇人邑紳之賢者董其役
公之敷政下坊壁門廡延賓館以不及者積屋之材
不惟其華而必求其實焉工未總巧而必求其堅焉積屋之材
數總為若干量功會作之始未總巧而必求其堅焉積屋之材
事正以爲省事勿缺之如既缺亦有事矣若髮之已甚
有言也然而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不為之也然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者完矣之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今完矣之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雖勞之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容斲哉烏髮未缺者言而髮既缺矣且髮之已甚

學署在

文廟後乾隆十七年重建今皆就圮宣統元年訓導

陳智重修附學署題名記

訓導陳智撰冊求學署不書前人名姓

文碑記自元至今共得若干人與其在冊之年月爰以次而書

職繼乃名存實去至於官之設其始可非謂有官而未嘗也

則令廟與學是已矣縣立孔廟於唐貞觀四年然第

至二百年以學上乃許更立縣學然猶縣令與鄉士大夫為州之學以

其時縣雖有學皆附府之學州縣皆立學置學生員其後皆廢宋縣不

學未嘗有官也學路官州縣學校而置教諭一員廟與學皆職

之實司統諸設官始其職也既嚴一員先聖之祠皆祀

事能復當謹於圖書服器之藏其於學也雖非重核諸生之道藝

矣明因元常筦其置訓導二員而皆蓋其職也則凡生員之得廩散

於官者皆聚之而教以書算律莫不習禮於廟研經於

又課藝於庭射於圃及算律莫不習禮於廟研經於
齋本藝於庭射於圃及算律莫不習禮於廟研經於
備如身且為之舉者一書動胥閑而為之定其課而於
為教之嚴如此每令會饌同堂情款治暇則師生問難講論

或至夜分雖日家塾之課其賢弟設不是過也其於上訓為教之委曲詳盡
蓋諸生之情多寡有以無為教治官事之既成過而大比則提其學
舉其勤者多亦重且嚴三代之典而黜陟焉待之則又提其學
厚其責也未有若初殿最而學也中之附後其難復也自漢唐而之
立學制未若明初士足為師而當附後其難復也自漢唐而之
資注其制未若明初士足為師而當附後其難復也自漢唐而之
存矣以國朝官學盡備而司其流則未嘗一法為美多弛教而無復
則英儀之典禮尚薄其卑冷而司其流則未嘗一法為美多弛教而無復
已拘笑之士然苟其初尚多莫肯為之惟增附之開品老名廟祀而
迂亦可習為逢迎苟其初尚多莫肯為之惟增附之開品老名廟祀而
雜或不習為逢迎苟其初尚多莫肯為之惟增附之開品老名廟祀而
政教之始因制復而設久矣復沿以人仕者要人舉益失不待之
士而官不冊不足復而設久矣復沿以人仕者要人舉益失不待之
為地並官冊不足復而設久矣復沿以人仕者要人舉益失不待之
自為也繼不冊不足復而設久矣復沿以人仕者要人舉益失不待之
之備錢欲為分外之策求而無其具也故不歲耐貧秩位既微

市伍雜流皆得乘勢而施其於生求其直而無與聽也故不
 得不忍恥以耐貧也似囚之不是為國家所護惜下之不為則
 似丐其動轉於官民之間儼然若失然教而不振則
 民所尊敬謂特於人者而轉無舉而若失然教而不振則
 又今世所懸奚霄壤余故詳稽古制更推之今日之流極使世
 昔之不相懸奚霄壤余故詳稽古制更推之今日之流極使世
 使之學不得以善制非自昔而己然也且為推之今日之流極使世
 使知學之無善制非自昔而己然也且為推之今日之流極使世

典史署在縣署之西偏咸豐十一年典史孫忠傑重建附咸豐

十一年修署記 浙江胡桂芬撰 查閱舊署僅存基址廳奉檄授
 及書役房間渺然莫辨訪諸紳耆稱自咸豐九年秋廳奉檄授
 傾而木石磚瓦猶有存者是年秋逆官匪竄擾縣城失守兵燹之
 餘委署補選之員咸未任曠然無官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之存者漸歸無矣後雖補署遞有接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興修稅居民久矣後雖補署遞有接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餘覺多未便遠地守防範兩周而堅志先修稟蒙堂尊轉
 詳府憲批借發實銀二相度勢取較遠署右掘井及泉
 正署坐扣歸款遵照之餘相度勢取較遠署右掘井及泉

正署坐扣歸款遵照之餘相度勢取較遠署右掘井及泉
 詳府憲批借發實銀二相度勢取較遠署右掘井及泉
 餘覺多未便遠地守防範兩周而堅志先修稟蒙堂尊轉
 興修稅居民久矣後雖補署遞有接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之存者漸歸無矣後雖補署遞有接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餘委署補選之員咸未任曠然無官替均係書差京兆不遑
 傾而木石磚瓦猶有存者是年秋逆官匪竄擾縣城失守兵燹之
 及書役房間渺然莫辨訪諸紳耆稱自咸豐九年秋廳奉檄授
 十一年修署記 浙江胡桂芬撰 查閱舊署僅存基址廳奉檄授

幸得甘水遂乃購料鳩工事甫過半而借款告罄乃自籌措白
金百餘兩始爰克處於斯者當共諒我苦心也再此缺於三年後
成異日爰居爰處於斯者當共諒我苦心也再此缺於三年後
署廢尚有其基印失不知其所忠於上年請補刊鈐記頒發以
爲信守而署室
通就因並誌之

武汛署不知坐落歷任皆僦舍以居

按舊志太僕寺

國初改爲兵備道行轅

在縣西察院

府館

俱在縣治東

演武廳

舊在西門外明隆慶元年移建北門外

今皆

圯廢已久附識於此以存其名

官立高等小學堂昔之渚陽書院也書院建於光緒十五年

知縣

張桂芬記略云邑舊無書院月課及縣試均在縣署前張席
爲棚士子頗爲艱苦因是慨然有志卜宅興修式廓規模添置
號舍既爲諸生肄業之區兼爲文童應試之所自丁亥孟冬興
工迄戊子夏初六閱月而乙告竣又爲之籌畫經費詳明立案

發商生息釐定
章程以期久遠
二十九

年改爲學堂其時科舉未停仍存號舍
三十一年乃一律改爲齋室積屋之數總四十楹其西爲操場
約一畝有奇東爲兩等小學堂明倫堂舊址也三十一年改建
堂室共二十楹勸學所附焉初等小學堂始由官立城鄉共二
十四處三十一年盡改爲公立在城者四處在鄉者八十八處
巡警總局宣統元年就城隍廟西偏創建教練所附焉在鄉者
就各區之中分設四局

學宮

文廟位城內之中央前爲太和坊爲照壁爲中唐爲玉石橋爲
櫺星門爲泮池爲戟門爲拜墀爲正殿殿之前兩廡翼焉戟門

之前名宦鄉賢列焉廟之東爲崇聖祠祠之前聳於東南隅者文昌閣也廟之西爲忠義節孝二祠此今日規制也其創建不知何時據教諭趙維城修學記元延祐初年猶及見大觀八行碑則當北宋時已建於此矣宣和而後河朔入金百餘年事跡無考元初命郡邑皆立學尹斯邑者莫不相繼從事而廟制之崇備則由大德十一年一修於知縣李載延祐七年再修於知縣王貢明正德十二年知縣張瓚重修嘉靖二年知縣陳璣又恢拓之四十三年署縣事教諭孫光裕重修並鑄祭器七百餘事萬歷八年知縣陳復彝闢升龍池建橋其上天啟五年直指宋廣師闢戟門兩翼

國朝順治七年知縣杜天成重修自是至嘉慶初年士紳議重

修工大款鉅屢有作輟迄道光中葉而後全局一新咸豐三年

遭髮逆之亂正殿燬焉同治六年重修附延祐七年修學記

趙維城撰任之為邑古也邑古而學亦古邑有內外城學居
城內外間其西即子城之東墉之焉初聖元
卽學引流為池教柳郡立學以扶植教本有任湖之概初聖元
一天下誕敷文命有不司披瓦礫而從焉然亦制
下之日任膺度不於過且而止於中合也厥後邑大夫諸
者屢至相嗣易而新之始殿於講誦之堂有生徒之舍
哲像廡左右門於前建學於左藉附郭田二頃以恆祭廩攷
有師者廡居有非有蔬圃故老實縣尹李載為殿主簿潘圭
其本末維歲月不復識訪以門隙地為里人久據弗克正延
為廡及門歲為學先是以王貢宰邑政交河創櫺星門新臨
祐戊午走謁是邑適山中繚垣則古浚池於隅然後古之
具白而復於學揭遂董工因石獅二夾路而躡於隅然後古之
衢坊大書以揭遂董工因石獅二夾路而躡於隅然後古之

近相傳見僧造寺為福田益御史不察其失官王府不禁其非
士大夫而中皆生養而死者廟貌壞則冠于一人揮金忘孔子豈
極孔氏之神靈若不佛也之能獨竊怪司有願明其修之豈
而畏佛氏之亦阻難免哉易事而於佛寺或一者禁焉學積習
官亦往氏之亦不難為察而之孔積木公家萬緡
士大亦往氏之亦不難為察而之孔積木公家萬緡
暴而為一畝以宮不為奢取民廬百金之積為木公家萬緡
也為尹有故而難者非盡司罪也積為木公家萬緡
所謂災則得為中者去如李李茂卒有故則許旱之此
水旱災則得為中者去如李李茂卒有故則許旱之此
無李張茂之故而上官許可謂其才不可為者上無官許旱之此
而已今張令知之而揆事有可登有公信其能而許然
為有可張令知之而揆事有可登有公信其能而許然
此記弗濟吾弗信也若粟令聖者澤賢而嚴祀乎而謹
於秋使夫後來者有司道之知簡易思所修而謹於秋使夫後來者有司道之知簡易思所修而謹
如於此為之而無水所也暴之士官而以極人土近

夫令之能與不遇不能與夫其時道光十八年文廟重修記邑人劉
 勢維大學司成不與遇不能與夫其時道光十八年文廟重修記邑人劉
 師然其莫造之樂天吾何敢必哉於上以爲民先復設之教承董之
 者也州縣莫不立學即莫不一邑始立於朝道必至聖牧宰專
 以廟一煌博學弟員莫不有始經邑請於學而奔走贊襄
 於廟而荒至故於教化之莫不有始經邑請於學而奔走贊襄
 欲廢而卒不薦廢者則以繼起其能始甚難而小勞瘁幾與
 加有廢而卒不薦廢者則以繼起其能始甚難而小勞瘁幾與
 以廟而荒至故於教化之莫不有始經邑請於學而奔走贊襄
 於廟而荒至故於教化之莫不有始經邑請於學而奔走贊襄
 門就傾圮明嘉慶漸甚新殿瓦甍雲東王廟僅存屢經修補與
 等公議合縣紳士勸義舉二廡各年資初修官殿七鼎告成接
 捐銀五十兩以敷王魏紳錢董七月初八年正月馬父台葺任先
 祠銀五十兩以敷王魏紳錢董七月初八年正月馬父台葺任先
 麟各其後兩項紳士勸義舉二廡各年資初修官殿七鼎告成接
 太等乃五捐縣紳士勸義舉二廡各年資初修官殿七鼎告成接
 太和坊念裔合人力修舉二廡各年資初修官殿七鼎告成接
 十三年坊念裔合人力修舉二廡各年資初修官殿七鼎告成接

天津華新印局印

兩翊門至九年工竣彭父台又捐廉製造祭器九十二事以
襄祀典其宮前河道則三十一年諸邑紳捐資而修之至此全局
一新追溯經營伊始已富者推其財能者董其任父母之圖易卒
學師成以助邑中紳耆及庠師之後輔世翼教可思振一人時之
底於成以從一邑父母及文人皆觀千百世景行嚮廷麟人之心所
雅化可以起廟中老柏森森元明以來物魏紳首尾故附記
關不綦重哉所以宏庇蔭而肅觀瞻也
槐若干株所以宏庇蔭而肅觀瞻也
焉

崇聖祠康熙七年訓導蔣泰徵重修嘉慶九年重修

名宦祠道光八年重修

鄉賢祠康熙六年邑紳苗澄李鳳翔重修道光九年重修

忠義祠雍正時建同治十一年重修

節孝祠道光十一年重建同治十一年重修

文昌閣明萬歷時攝縣篆府通判孫養霖創建工未半而去知縣范希滂踵成之 國朝道光五年邑紳徐英魏廷麟等重修

按文昌閣並祀魁星朱衣大約起自科舉時代然義實無取攷說文斗首爲魁本器名而星象取之於是傳訓凡爲首者爲魁漢書里魁黨魁是也又傳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麈錄呂文穆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今乃以斗依鬼爲魁星之神且以文昌在斗魁之前因祀魁星於文昌閣已屬不經至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其說出於侯鯖錄不知侯鯖錄所言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誣文忠尤不可訓也

明倫堂宣統二年知縣謝昺麟重建

按舊志在文廟之西中爲明倫堂東爲進德齋西爲修業齋前爲宜門大門後爲敬一亭爲饌堂明嘉靖四十三年知縣孫榮先重修崇禎七年知縣杜之喬建尊經閣四圍爲號舍西爲射圃 國朝順治七年知縣杜天成重修棟宇宏敞阿簷華彩共一百四十七楹據志所云則當日之規制宏矣年久失修盡歸傾圮計自今以往日遠日泯將有並其名而弗知者詳以志之豈徒以存其名正欲使後之人追維遺跡猶想見昔年之盛也

祠宇

怡賢親王祠在永福莊雍正年建
王親駐河干相度經營水害

減而水利增至今民受其賜而
廢不修非所以戴德於弗諼也

于王二公祠在文廟東雍正十二年建祀巡撫于清端公成龍

知縣王公原祁
去弊然李裕為幸之職莫大於為民興利而

上請於朝弊終無由去何利之云初少司農婁東王公當康熙

為二王公之任也政簡刑而太保于清端公以興利除弊為巡撫

畿甸公嚴重有威虛懷下問甫下車即檄郡縣與民除弊及利

所宜興弊所當去者條舉以聞王公喜其志樂得行凡所奏記

甚悉二公志同其去苦而還其所樂者指不勝屈矣

縣東北有陸澤其初皆田也當九河之委下無所宣洩矣

薄停蓄衍為巨浸延袤十餘里廢地七百餘頃而稅無所出民
皆流離王公曰弊大有活我夫者乎亟請於公死而得蘇也其
任無賦皆曰公活我夫者乎亟請於公死而得蘇也其
為有生之慶可勝言哉然王公尋以疾最內召去于公亦遷兩

河總去今五十年矣任之民相與謀曰非王公孰知吾
非于公孰為吾請於朝凡吾之民飲食處於斯公之
而未有祀於心終不慊蓋祠壘以奉二公乎衆皆曰然於城而
任有未効其力建於城北凡屋三楹門之而市者如之各
以其重簷繚紳士耆老乞余文不事余維我畢工而深奉命
茲土任之紳士耆老乞余文不事余維我畢工而深奉命
肌治髓蠲租賜之老乞余文不事余維我畢工而深奉命
德音恤民隱今二公以上同志與有成除之皆體上
愷澤周洽垂於永久不足替亦宜揭之而為民位者勸
深則謳頌歌思久而燁燁當代記於國史播於士大夫之
若二公之頌歌思久而燁燁當代記於國史播於士大夫之
庸余言之也
故不著也

按今祠已久圯碑亦沈埋尙知有此祠者賴此記之存也

知縣張公祠在三里橋東祀知縣張公有光諱略云四川人

甲戌科進士宰吾邑幾六載丁太公憂棄吾民而去民匍匐
道無計挽公轍相向涕泣如小兒失父母然乃立祠祀焉嗚呼

前我公而宰斯邑者不
矣憶公甫下車坐席猶未及
家室事其有不便於民則
夕安也其有便於民則
飲食不須與緩也民則
帖服間有罪不容逭者乃
處分愚卑幼也每朔望後
摘章句疵病相呼語又
載大抵清風而已病語不
然惟有爾遂將公祠位
俱長云爾縷碑陰治
任實蹟并縷碑陰治

按今祠已久圯碑砌於關帝廟牆錄在碑陰者不得見矣
壇廟

社稷壇在城外西北隅舊有饗堂三楹神廚一所久圯

按古之社稷皆有配位明洪武十一年詔定王府社稷無配

位後遂沿以爲制今惟京師太社稷有配位州縣皆無之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城南東偏舊有饗堂三楹神廚一所
久圯

按漢唐宋風雲雷雨皆各壇以祭未嘗合而爲一亦未嘗及
雲明洪武二年詔風雲雷雨合爲一壇八年又以城隍合祭
於壇今仍其制

先農壇在城外東南隅饗堂三楹餘圯藉田四畝

按雍正四年始令州縣皆立先農壇蓋民以食爲天先農之
祀所以重農事也

邑厲壇在北郭外舊有堂廚均圯

按厲而有壇蓋子產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者也

關帝廟在縣治北乾隆二年知縣王勛重修嘉慶九年知縣馬

河重修正殿十九年知縣趙克鑑重修後殿

碑記云廟有崇聖寺撥交地二十七

畝外買地三十五畝又經葛少尹將舊有官地四十二畝改歸廟內通爲香火之資

按帝忠義正直沒爲明神享祀無忝禮重報本故爲追崇先世非果有世系之可稽也而碑記引宋漫堂筠廊偶筆載康熙時解州常平村浚井得巨磚記帝祖父甚悉考三國志帝爲河東解人今蒲州府臨晉縣今之解州則沿自唐縣去臨晉尙百餘里非漢河東之解也地之所在先已不合况磚之堅緻不過於石近年出土唐碑字跡皆十九漫滅不可辨識

漢先於唐且七百年而一磚之上記兩代姓氏名字學行及帝生年月獨能完具無缺其可信乎且此磚何物倘亦銘誌之類何以又及帝之誕辰其爲僞造確然無疑而乃妄言妄聽豈惟考核不詳誣亦甚矣

文昌廟在縣治北明嘉靖時邑紳謝蓮洲捐建萬歷時謝鑑捐修崇禎三年知縣張書紳重修 國朝嘉慶三年邑紳徐珩等重修

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神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見於史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

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此文昌之祀著於經者也後世用道家之說廟而像之號爲帝君說乃支離而不可詰矣道家本史記之說旣以文昌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語雖不經猶天神也又因路史載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於張遂附會於詩之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則又天神而人鬼矣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則又純爲人鬼常璩華陽國志崔鴻後秦錄皆以張惡子爲梓潼嶺之神人則又非天神非人鬼而疑於仙家之幻化焉至酉陽雜俎張天翁竊騎劉天翁白龍入元宮劉天翁失職爲太山守則直以黃天當興蒼天當滅之妖言煽張角代漢之邪謀致

啟明季張獻忠竊據四川祀文昌爲始祖亂賊之於邪說未
有不便而用之者也 本朝王錫鬯氏盡斥他說而顧謂文
昌祀蜀之文翁則仍不免於誕矣

八蜡廟在東門外嘉慶元年邑人馬照志等重修光緒十四年
知縣張桂芬重修

按八蜡見於禮記郊特牲鄭注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先農
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或
以昆蟲害苗不當祭 本朝陸清獻公謂祭者祭其主昆蟲
者也然古之爲蜡祇索而享之後世塑像廟中且訛爲三皇
五帝甚矣其妄也

劉猛將軍廟在八蜡廟前殿雍正二年奉文建光緒十四年重

修

按通禮云祀承忠他書皆作劉宰雍正二年從總督李維鈞

請 詔特祀而碑記云劉猛將軍生前善捕蝗歿而人懷其

德奉之為神是說也流傳已久特未詳其所據耳

城隍廟在城內東街明宣德四年縣丞章得中重建景泰七年

知縣劉譽建寢殿成化十三年知縣吳黼又崇廣之廟基長南

步寬南十二步中嘉靖初年知縣陳璣捐俸建修未竟而去萬

曆八年邑人踵成之正殿旁祠前門後寢共五十九楹三十二

年重修寢殿 國朝康熙六年知縣余鼎新九年知縣季芷乾

隆二年知縣金福基俱重修嘉慶三年道光九年咸豐八年光緒二十四年邑人相繼重修

廟記 邑人趙文炳撰 邑中更有權日城二畝曰縣令君以此

無忌令之利權然其間亦有窮矣故舉而委之善以勸惡者益肆焉而

於冥不報於今者將報於後而大奸巨慝始有報於顯者將為

惡是故城隍之權有雄於後而大奸巨慝始有報於顯者將為

祠歲久就圯邑人陳雄翟冠捐資募財而修飾廟廊廡神像

望焉避之惟昔改觀矣夫衣冠飾貌尊人望之儼然若有志競在

上者凡邑侯之任祗思格思降厥度日望之儼然若有志競在

矣士大夫之望必思神之尊嚴降之而起而作不墮冥冥

拜謁之殃者恐然不敢為善於閒居矣廟貌之盛嚴於刑罰

治道者舉也蓋不妄矣故為記 裨 萬歷三十三年修廟記

壬 卷之二 十九

召何獨理巧間不者孫子所法酬祀于以哉天豈知
究以醒不百惟能人衰孫不以肆之克禍嗟道徒縣
竟故降勝出鬼繩得微蕃及治虐禮誠福呼遠恃羅
非人心私造神約而隕熾者之作盡使斯人人其文
二之內義種之法非滅貴則凡奸具果人之道區寶
也最訟不種賞之之者盛鬼以犯文無者力邇區撰
修靈省勝惡罰所爲矣者神使科矣鬼也有審智
之者愆利業則不不則矣察善而噫神易所若術昔
吉心計且彼雖能善鬼則其者靡維則曰必是以聖
悖心過晝其欲束於神鬼隱荷所天是鬼窮則把王
之固有所一避縛幽之神微褻底生盈神神惟持畫
凶自不爲念之者獨所之而嘉乎人謙害之民之疆
萬有欲可不不人之陰所陰惡必豈混盈威義蓋分
古神杜與死可猶中譴陰隲者不使淆而有之亦理
不焉門鬼之得得者也隲譴蒙然之杳福所是藉高
易心齎神良已逞鬼故也之戮矣暴無謙不務力城
之之舌知心余其神爲有蓋辱是戾彰書測足於浚
理神自者豈嘗智得不積有而故恣瘳日鬼矣鬼隍
而與殺能獨慨力而善惡積或有雖而鬼神而神於
幽鬼者幾與夫趨誅於不善褻禮詐聖神者奚焉以
明神又誠善世且之顯蒙不嘉以愚人無奉取子保
合相能於人之避禮明戮蒙戮教苦制常天敬產衛
一爲幾中殊人於之之而褻辱之怯爲享之神有人
之感此夜而機其所中子而之有淫祭享威爲言民

道也余來令是邦往見人告訴無不發誓呼天割地以自明
彼其意母亦謂鬼神之無狀不能欺人能以譴責我乎且爲一
苟免計耳詎知狡僞之狀不能欺人能以譴責我乎且爲一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况有萬與聲者乎邵子之詩云金石猶能
動鬼神其可欺於虛語哉萬歷甲寅趙守經等有修廟之
舉而乞記於余是蓋知城隍之神爲一邑司命先有懷然之念
動於中而後從事者也余故
因其請而備言之以詔百姓

按城隍之名見於易而非言祭祀之義其言祭者一見於禮
蜡祭八蜡水庸居七水卽隍庸卽城也一見於春秋左氏傳
鄭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鄰與庸古通用皆致祭城
隍之證特未正言其名耳考之於史吳赤烏二年建城隍於
蕪湖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皆嘗祀城隍唐則張說有祭荆
州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其他尙不一而足然其

所以致祭者不過地祇之義非有他也更歷宋元初無異說至明洪武元年詔加城隍封爵三年又詔革去封號惟辟威福進退百神而人心始生其驚駭故城隍之由地祇而人鬼無端而有誕降之辰無端而有巡行之節皆明世之忽封忽革有以啟吾民心之惑也

又按洪武二十年詔御史劉三吾曰朕建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鑒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不得倖免其書所由於石趙羅二公碑記意實本此

官舍

積穀倉一座在縣署東光緒二十五年建廩十五間

存積穀倉
斗三千三

百三十四石八斗
八升三合六勺
係光緒二十五年提息採買收倉

義倉三座
一在城內北門鋪
存積穀倉斗五十五石又附存吳

石五斗五
存積穀倉斗八百四十一
一在劉家莊
存積穀

升五合
存積穀倉斗六百一十
一在馮村
存積穀倉斗八升二合
以上四倉

均係光緒八年勸捐收倉

以上五倉共存積穀倉斗五千八百七十九石九斗三升九

合八勺

按舊志常平倉廩三座在縣署東額儲穀一萬石預備倉廩

三十五間在縣署西北官倉在縣署內學倉在儒學內社倉

在縣署西及各鄉然康熙志已言廢圮久矣乾隆時捐復常

平倉穀一萬二千石嘉慶年間屢次動用穀二千四百餘石
道光六年知縣彭運章捐穀六百石至咸豐四年賑穀一千
餘石前經捻匪之亂虧穀二百餘石統計所存尙應九千石
同治七年知縣吳寶琛又捐穀實倉原額所存不知何往名
爲存貯實等漏卮雖其間或有變價生息要不過十之二三
問其穀數終歸顆粒無存而已今之所存義倉則光緒八年
所捐輸積穀倉則二十五年所採買皆非前此之穀也

工藝局在北街光緒三十一年知縣謝昺麟就廣鄉書院舊宅
改建

養濟院在北門內雍正五年知縣高琚捐修

額養孤貧
十九名

留養局舊志一在東關房八間一在邢家灣房六間今在北門

內乾隆二十五年知縣方瞻暉捐銀一百六十兩知縣鄧材捐銀一百兩共發商生息年利二分咸豐三年當商被搶本銀失其半今僅歲得息銀二十六兩

教養局在東關光緒三十一年知縣謝昺麟賃舍開辦

硝戶習藝所在縣署西宣統元年知縣謝昺麟建

任縣奉飭平毀硝池後擬請硝戶習藝所請發酌加鹽價

銀兩稟由

敬稟者竊卑縣素產硝鹽乃者奉文平毀硝池正卑職捧檄

蒞任之時遵於境內硝池一律平毀淨盡凡產硝之地相度

土宜勸諭開墾酌給籽種其臨順水河辛益等二十餘村莊

復爲開溝洩壩曾將辦理情形先後稟蒙

憲臺批獎有案五年以來昔之寸草不生者五穀生之而官引之暢亦蒙飭復額銷足論者謂事至於此隨時查禁硝鹽竟厥功矣不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有中人之產者繩之以法卽爲法制其無家無產之貧民非不知畏法奈除此別無生機上年雨水稍多壩不上升查禁尙易爲力今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霜花滿地刮土淋私之案層見迭出旣非大夥興販又非開池淋曬或半擔之重或一撮之多其在鹽巡之送案也則曰人鹽並獲而問鹽犯之口供也則以食鹽爲詞但稍涉寬縱誠恐盡棄前功如過於峻嚴又慮激成巨患往往

今日結釋明日又犯不辦不可辦不勝辦卑職守土於茲日擊情形可憐可恨此等窮民若不爲之善後殊非核實辦事之道現擬設立習藝所專收此項硝戶責令學習工藝不論年限多寡但期一技一藝學業有成則衣食有資不致再蹈前轍然後硝私可以永絕卽在卑縣衙署西偏有官地六畝餘建屋三十餘間核實勘估約需銀一千二百兩收所硝戶以五十名計之其工本飯資並一切局費至少需銀在一千內外款項甚鉅卑縣無憑籌措查前蒙前升督憲袁

奏准酌加長蘆鹽價專爲辦理善後之用今卑縣係在產硝十

六州縣之列自平毀硝池之後失業之多貧民之苦善後之不容緩早蒙

憲臺洞鑒擬請

憲臺札飭運司

臺卽在前項所加鹽價內先發建築費並開辦費

二千兩俾資應用其常年經費每年究需若干應請若干容俟擬議辦法詳定章程再行上達總期實事求是庶款不虛糜事乃有濟此爲嚴禁營私代謀生計起見屢與鹽商中聚生籌商舍此實別無長策合無仰懇

憲恩俯准照擬辦理確民幸甚地方幸甚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理合稟請

大人查核肅此

宣統元年四月十七日稟宣統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運憲張批

據稟設立習藝所專收硝戶習藝等情所擬辦法甚為周妥
稟中敘事亦均係實情應准發給開辦經費銀二千兩迅速
開辦仰卽備具文領來司請領至常年經費需銀若干並卽
核實估報候詳明
督憲查核此繳

稟任縣硝戶習藝所經費本地無可籌措仍請發給銀兩
稟由

敬稟者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憲批 卑縣稟報建修硝戶習藝所工竣並請本年常年經費造

送册摺請核示緣由奉

批以現當清理財政之際又奉

督辦鹽政大臣奏定新章無論新舊正雜一切款項必須詳請核明後方能動撥今該縣請發至一千五百餘兩之多照轉恐干駁詰惟有於該縣地方另行籌措運庫礙難照發等因仰見

憲臺慎重度支至意謹當恪遵何敢多瀆惟此習藝所原仗

大賚爲長城之恃開辦以來卑職宣揚

仁德私鹽藉以查禁官引藉以暢銷紳士村正副地方藉以勸導硝戶而硝戶無論已否入所因而有所指望仰頌

憲恩如同再造當此整頓鹺政之時平毀硝池之後全賴民心
固結倘失信於民而民一擾彼刮土淋私者死灰復燃卑職
固屬辦理不善而餉課卽受影響但使卑縣可以設法籌本
地款辦本地事自是名正言順而無如畿南巖邑自奉行新
政搜羅已盡斷難竭澤而漁明知

大人玉秤在心稍可周轉必允所請然河海分潤而不淺溝澮
有集而易盈卑縣習藝所去年蒙發開辦費二千兩建屋四
十間之多開辦五閱月之久購置器具採買物品硝戶飯食
員司夫役薪工一切開支僅短銀一百十餘兩已覺分外樽
節本年常年經費亦係核實估報現在糧價陡漲所內飯食

每名每日增至七十文較原包已加二十文卽蒙照發尙虞不敷况目下赤手空擎早成無米之炊而所請之款係鹽斤加價蒙

前升督憲袁 奏准本爲善後之用今

督辦鹽政大臣銳意齟綱裕國恤民自必兼籌並計此等務本之謀正經之用當亦先其所急卑職志奢慮短奉批後听夕憂思今已旬日一籌莫展計惟有請求

憲臺恩始思終於無可設法之中酌盈劑虛准照卑職原請數目伏懇

迅賜批發如以良醫治人原不能十全爲上則將去年不敷之

准由卑職自行籌措歸墊其餘則請如數發給以濟燃眉而昭大信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理合稟請

大人查核祇遵肅此

宣統二年三月初八日稟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運憲張批

據稟已悉該縣建設硝戶習藝所請發常年經費業經詳明批駁在案所稟本難准行姑念該縣地方瘠苦款不易籌尙屬實情除上年不敷之款共銀一百十餘兩應由該縣自籌外所需常年經費銀一千二百零九兩應減去尾零每年發給銀一千二百兩分作四季具領並准另發本年工藝資本銀二百兩以資應用候照新章詳請

督辦鹽政大臣核示奉批再行飭遵此繳

公園在縣署東偏宣統二年知縣謝昺麟建

公園者署屋東偏之隙地也其先之爲亭爲臺爲池館爲園林余不得而知也余於光緒乙巳來令斯邑署屋圯頽殆盡斷壁殘垣觸處皆是而此隙地上但見瓦礫叢積榛莽雜生而已欲從事畚鍤而闢之顧有亟於是者未遑焉宣統己酉在所應亟者如學堂警局硝戶習藝所或補苴或改建或新築均次第竣事而署屋亦於是年落成於是先之賃民舍而居者得遷居矣遷居之明年乃鳩傭剗鋤闢此隙地以爲園樹桃梨桑竹之屬間藝花蔬瓜豆鑿大井於其西以資灌溉

復築垣以環園旁闢一門任人游觀故以公名是園關是園之意發於數年之前觀是園之成得於數年之後亦覺夏乎其難矣若擴充改良駕泰東西而上之惟後之賢令尹是賴橋梁已見城關者不再錄餘按河道所經依次順列

其跨牛尾河者

西三里橋

城三里

東三里橋

城三里

仁祥橋

城西五里

張村橋

城北二十里

張家莊村

南石橋

城北十八里

蔡水石橋

城北三里

崇禎四年

村人張庭蘭捐建

成化元年

永福縣蘇敏建

導林

城西北三里

鑿記略云

邑西北五里許

寧蘇侯

自那境活泉東流瀾

漫人病徒涉成化改元

休寧蘇侯來尹是邑觀斯水之浩蕩

慨斯民之屬

揭議建橋以便行旅乃捐俸以倡邑人劉福山

郝友奔之集資

遂鳩工砌石權輿於乙酉歲九月上旬告成

於丙戌三月

下澣不侈不華既堅既固一時之功百世之利

也後之居斯土過斯邑者往來蔡水之津南章固橋城西三
 人無褰裳車不濡軌得不思蘇侯之德哉西南八里河頭村
 固村乾隆四修西柳橋城西六里兩全橋西北同治十一年建
 十四年重修以上各橋俱鑿石

其跨順水河者

駱家橋城南八里南新建橋城南八里南便民橋城北八里
 東順水橋城東六里前郭村橋城東十里固城橋城東十五

中利農橋城東十二里辛益村東乾隆三年建成豐七年孫
 全秀殷成德李向榮捐修以上各橋俱鑿石

其跨百泉河者

大宋橋城東南六里前大宋村東南康熙二十九年知縣王
 江大司徒稻人所掌專修澮川以洩水而史遷則修河渠孟
 堅亦志溝洫蓋以田賦皆出乎水利水得其利則農田乃可

原祈重建王原祈記禹貢開田賦功莫先於疏河導

無虞夫故然後菽粟豐而租賦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細賦不哉然一大者粟以備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陸田沃為九可故然後菽粟豐而租賦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平數畝野河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之東流無畝野河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真北至策共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陽以順二流無畝野河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所民大達天府起古策共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基皆築陸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予得已築陸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良乃以室仍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於泉發子於室仍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大口廢河以已築陸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害而兩村乃得皆大達天府起古策共間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者重是而高翻石然宋於石發子於室仍津可明夫滙不淹禾下流每遇則偏而水則必垂足食裕而禮義興其數世豈

其跨殷陳溝河者

閱月而告竣衆因請予記之惟成習牧者惟問田賦之所
 從視斯民之疾苦而莫之救勝浩歎不昔大禹治河首鑿則
 一也但橋下順沙易積每歲水涸有時必加疏瀦致復陷
 於淤泥中則為功易而為利久者庶幾信而有徵東坡謂水
 利不可此橋之於天專咎人之事不修之斯矣者永定橋東
 利記是橋並推於水後之興從入斯可矣者永定橋東
 能先問賦所從出而後問賦所從入斯可矣者永定橋東
 里郭村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
 東南村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臺南橋里
 建南朝乾隆高橋城東十北固城橋明崇禎八里固城村東
 五十三年重修高橋城東十北固城橋明崇禎八里固城村東

杜科橋城東南十八里獨空橋城東南二十五里十空橋城東
 里駱家廢橋遷徙此橋遂廢以上各橋俱北河道
 莊村東廢橋遷徙此橋遂廢以上各橋俱北河道

其跨澧河者

五空橋

城東二十里達家莊西南乾隆此為最鉅

普濟橋

城東北五十里邢穆寨西

北以上各橋俱整石

其跨乾河者

萬字橋

城東南三十里望馬臺村西

青龍橋

城東南二十里程爾寨村附近

寧遠橋

城東二十里

十五里路莊東門外康熙年間建

廣濟橋

路莊西門外

新修橋

城東二十五里以上各橋餘俱整石

其跨洛河者

雙蓬橋

城東南四十里雙蓬頭村西

通濟橋

城東南三十里馬臺村東

悅來橋

城東四十里

十里留壘村西北

象牙寨橋

城東三十五里象牙寨村中

北小橋

象牙寨村東張姓捐建

普

濟橋城東三十五里
 象王莊村東里
 安上于盟莊橋城東北三十五里
 村東于盟莊村中馬家莊橋里馬家莊村中尼
 家莊橋城東北三十五里
 村中東北三十五里
 以上各橋俱架木

其跨劉累河者

仙里橋城東南四十里
 雙蓬頭村東里
 店三橋俱架木
 上里郭家劉家莊西橋城東三十五里
 五里郭家劉家莊西橋城東三十五里
 莊村東劉家莊西橋城東三十五里
 馬家橋城東北三十五里
 村東東北三十五里
 其跨鷄爪河者

鳴螻橋城東北五十里
 記鳴螻橋者邢鎮南
 北一寨村西同治年
 建邑人張萬慶

州可動超見者涉人柱登晚星一下兼衢稱棋鈞瀑
大鑑六等而矣匪蹤頽彼舟戴潰摧旬論貨布明布
賈馳街一傷則易尤然岸以月遂折河勢蔽星月之
南書激意心有斯怯將訝渡之成椿道固冠羅列奇
府極昂重悲朱真曉爲斷鐘人巨木新水蓋駐煙開
巨百三修失君迴霜渡覓聲望壑層開陸似馬嵐近
商里市忍路仲斷繞喚之蕭洋乃層溢襟魚坡數蟬
頰而效作之儒岸道魚千寺興至中流喉梭前點鳴
到遙銜河人劉之羊船尺僧歎盈流隄言之行隔畫
義尺石清觀君車腸則羣尋者盈憑漲險擲旅岸檻
錢素填之難萬轍之烏呼別盡一砥駭亦道又常聆
惠有海俟袖會云坂啼公徑握水柱浪鄉屬肩峴飛
來靈之同手皆興曲猶無而算脈既南關陽摩青泉
仁醞謀心因一盡折愁渡歸持脈倒來鎖關穀山之
粟金爲共商鄉返徒落河剩籌長莫流鑰據擊而韻
望期集濟之善臨勞月斯新之隄挽碎不九輪且栽
陶十腋不王士淵攀縱時月客臨狂石意河蹠臥湘
朱日成甘君也之裳教也之沙河瀾花前形若虹竹
轅之裘壁鵬憫駕燕梯鼉半岸返側片年勝柵隄萬
下內之上翔他徒尾設梁弓江步岸片六爲籬畔竿
白爰舉之葛鄉喚之長壞佛村者問驚月五之市憑
鏹有寸觀君之奈波板矣言人多石濤大府稠廬闌
遂西丹諷文客何跋則鯨誰爭被磯西雨通地既爭

東甄莊橋城東北四十里永濟橋城東北四十里通順橋城東北五十里
北甄莊橋里甄莊村中便集橋邢穆寨東門邊家莊村西北通順橋北
十里邢家便集橋集二橋略小餘俱上可行車下可通船便

其跨聖水河者

蔡河橋城西北十五里聖水橋城西十五里沙營橋城北二十

營村柳家屯橋城北二十里宋家橋城西二十五里東馬橋

城北二十五里東馬橋村南宋家橋以

增補

建置 城池橋梁 石閘

城池

邑城民國三年知事林世英補修計東城外磚皮五丈七尺東

城西城以內土皮三十六丈城檐水口一律更新並補修三門

以外石橋西北二門以外石閘民人劉書旂以撰保民以城便

水圍城路阻隔造橋通濟然後可以利行旅資捍衛固金湯

此三者缺一不備也任邑城垣有餘載風雨剝蝕多摧殘東

皮用土已稱完美無缺迄今十有餘載剝落前知事林公勸

城一帶崩頽數十丈長城內土皮亦多剝落前知事林公勸

邀集富室捐貲補葺不數月間已復舊觀城壘以磚引雉堞西來

藩籬固矣橋排以石雁齒磷磬石堅矣橋外之開引雉堞西來

流所資助游魚皆下風景佳矣噫嘻是誰之力歟是皆富紳民

之也資助游魚皆下風景佳矣噫嘻是誰之力歟是皆富紳民

貞珉以垂不朽云是為記之經理也而實則賢邑侯之督